



大正傳地録 卷之九

0713
1510
8



門 07 12
號 1510
卷 7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註以讀卷九

晉杜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林堯叟唐翁
朱申周翰兩先生來註

木朝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兩先生批評

同學諸子叅閱

善化李紹崧崑崙選訂

男履謙泰道
豫道 恆道 萃道
校字

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在位
一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自成

自元年起至
十二年止

成公上

定王十七年	鄭襄公	晉景公	衛穆公	蔡景公	曹宣公	齊頃公	宋文公
元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十一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新訂左傳

卷之九

成公上

自元年起至

衛穆公卒子臧立是為定公

定王十一年

八年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

新築新築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

此亦敘議各自成文與斷道篇同孫林父前言將謂君何猶知有君也故夫亦即以君之所司論其名器假人之失首尾相應蓋事載而文

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磻四世孫甯相甯俞子也○磻昔鵠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去聲向禽將侵齊

齊伐魯還而相過於衛地

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

自聯矣國家從之亦與前國卿三句應而用筆自有賓主輕重之別

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

不如潛師不出可也

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

衛師既已敗矣

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

何以復衛君之命

以復命皆不對又日子國卿也隕子辱

使良夫自以其眾退

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

鞠居 鞠居衛地後 漢志封邱有 鞠居亭即古鞠居也

師乃止次于鞠 齊師知衛救 至乃不敢迫 于衛之鞠居地 次止宿也 遂止宿

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 子即孫 良父也 免為齊 既卒 以邑賞于奚因其 救桓子有功也 于奚 不受

請曲縣 曲縣 周禮春官小 位王宮縣諸侯軒 縣曲樂縣鐘磬之 屬縣於荀虛者宮 縣四面軒縣三面 四面象宮室四面 有牆故謂之宮縣 三面去其一面關 南方其形曲故軒

曲縣 言此曲縣 不若增其 繁纓可惜 邑以賞之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 車器與名乃人 君之所司主也 名位不愆 為民所信 動不失信然 車服所以 別尊卑故

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 禮藏于 尊卑有禮各得 其中焉 其宜而義行焉 義者利之和也 利澤之行所 故利生于義 以成就下民 國政之

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 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 若以器名 假借於人 是君與人 共國政也 君既失政則其 國家從而滅亡

從之弗可止也已 無復可救 止也已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 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命上行於下非匹敵和 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 其驕 反 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去逆 克衛

詳文意不但真有下有 關文即我此乃止乃止 二字與下齊師乃止對 我此下亦有關文且告 車來甚眾句係在齊一 邊講故下接曰齊師乃 止是此句上亦有關文 也

縣又謂之曲縣 虛音王鐘磬之附 以猛獸為飾也

東齊前出 下今國志謂之 王師也

成公上 三 由工書至

鞌

按志云鞌即古之歷下則穀梁去國五百里之說非歷下今歷城縣屬山東濟南府

袁婁

張氏洽曰臨淄縣西有袁婁或曰在臨川境

孫良夫曹公子首公穀作季及齊侯戰于鞌

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

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

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

此篇在予之石窮截上半以救魯備而戰下半以聽魯備而盟皆以晉為主而上半處處寫齊

君意氣之不弱下半句寫齊臣詞氣之不撓讀之使人神往覺死灰中有生氣此全篇一綫之妙也

上半寫齊君意氣不弱而前有高固後有丑父則又夾寫齊臣下半寫齊臣詞氣不撓而前曰齊侯使後曰齊疾我則仍歸重齊君總以頃公敵卻克而卻克終不得敵頃公也已

上截又分五節讀首節請八百乘至吾以分誘寫晉師之和為戰勝張本次節齊侯請戰至賈余勇絞齊師之強為戰

禮成為卿故也○鞌齊地去齊五百里書魯四卿皆各自為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

戰敗而還

不入衛國

求救于晉

魯亦使大夫求救于晉

每乘七十五人共五萬二千五百人

賦兵也僖公二十八年晉車七百乘與楚戰于城濮

先君文公

百乘去声下同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

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

故能勝楚

卻克言今我於先大夫尚不足為之役使○左翼云上面君大夫平

稱此祇自謙更不及君得體

晉侯許與八百乘

范文子代荀庚也

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去声下同申軍士燮

代趙朔也

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

臧宣叔乞師先歸故往逆晉師

且為晉師向道

左翼云詳寫魯師而不及衛師者以衛師

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陶去声之季文子帥

敗惋惜此皆未戰前事
三節師陳于鞏至三周
華不注正寫管勝事四
節韓厥中御至白徐關
入分寫齊敗事未節見
保者至石窮帶寫齊侯
敗後事一邊收一邊起
接連作轉板章法奇絕
人也

靡笄

史記晉平公
元年伐齊戰
于靡下靡當作歷
志曰歷山即左傳
所謂靡笄之山也
今名千佛山在山
東濟南府南十里

起手兩賓一主便將通
篇線索領清此提筆之
妙○愚按獻子口中為
魯衛起見見他師出有
名而不知皆主卻獻子
作者先將他一笑之恨
點得明明雪亮遂令齊
幾勝而獲敗晉幾敗而
倖勝皆由主將有怒髮
衝冠之狀也

原在新築也及衛地而桓子
一軍已在此為神針暗渡法

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

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

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

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

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

且請相見以決戰也

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

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

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

臣但能進而請命
不能退兵而歸

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

固我之所願欲也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

願欲也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

願欲也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

願欲也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

願欲也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

由江書星

郤克驅馳
將往救之

郤克使韓厥
速以徇于軍

莘齊地齊師在衛晉師
至始歸故晉師從之也

靡笄
山名

如字又音摩
笄音雞

齊國有不厚
顏傲之兵

詰朝平旦
也明日平

魯衛來告
我晉國云

言三國皆姬姓故
云兄弟之國也

我晉君不忍魯
衛受伐之慘

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言
齊且夕來伐魯衛以釋怨憾

輿眾也無令晉之眾
兵久留于齊之土地

今我
晉羣

又晉
音人

言晉大
夫許戰

我亦將自
來敵戰也

高固入晉
兵而致戰

成公上

新訂左傳

卷之二十一

五

桀擔也言擔石以擲晉人

既獲晉人乃舍己車而乘所獲者之車

將至齊軍

入晉師桀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

乃以桑樹走而徇于齊軍營內高固言用勇之後尚有餘勇將賣與人所以繫車而走以示異徇行示也鼓士氣且明晉師易與也其輕敵如此安得

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買余餘勇

不敗晉兵列陣于齊之壘地

癸酉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

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為右齊侯

姑且也翦盡也齊頃公言我且盡滅此輩而後早食亦輕敵之甚也

介甲也馬不待甲而馳以攻伐晉兵

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師陳于鞏將齊侯郤克兩邊御右一總對提下先詳郤克一邊晉主也次詳齊侯一邊即從上敗績中插出另寫妙于寫郤克段倒抽齊侯一筆便令駢結于木即伏于不介而馳內兩番分敘自然聯絡為一矣

薛友一曰敗軍之談往往如此故行軍者觀其

言而知其勝負不必其對壘也

郤克將中軍為齊所射

血流至足

中軍將當自執旗鼓故雖傷而猶擊鼓不息

克言痛甚不能支持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

欲退張侯即師也解張

言初合戰時我為矢所中貫手及肘

我折其矢而御戎車

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

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赤黑色也言中矢血多汗車左輪

傷重猶且御車而不敢息

令郤克當忍痛以擊鼓也

以御左輪朱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

如或有險而地不平

當即下以防車敗也

言郤克不知我推車

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

所以不知我推車實痛昏之極也

大凡兵師耳之所聽目之所視

耳聽中軍之鼓目視中軍之旗以為進退之節

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

左翼卻克傷矢緊跟齊侯不介馬而馳來寫得齊侯英勇可畏齊師敗績緊跟晉師馬逸不能

成公上

六

由工書呈

止來寫得晉師忍耐有
力忽勝忽敗倏忽轉機
兵凶戰危聖人所以臨
事而懼師之耳目數語
晉之轉敗為勝全在於
此亦千古三軍司命所
宜留心也○愚謂不特
三軍司命所宜留心即
學者讀書有年爭名獵
譽勿以孫山落暮便自
廢荒欲知窮且益堅祖
鞭猛着未嘗不出人頭
地也推卻克之所以轉
敗為勝以為學者留心
榜樣誰曰不然

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
殿鎮也言此車中三人假令二人亦可
俱傷矢死止留得一人坐鎮旗鼓成事
身病之故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
就死
地也
今雖傷重
猶未及死
令卻克勉力
而擊鼓也
轡馬索也張侯語畢因
以左手總執所御馬轡
槌以

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
右手取卻克手中
戎馬聞鼓聲而
晉之三軍從卻
鼓槌代為擊鼓
前奔逸不能止
克之車而並進
乘勝
追逐

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
音字
緒華不注之○不芳無切通花萼附也
子與韓
山凡三匝也與詩之鄂不韡韡不字同
厥父

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
秀如華附之著于
水在今山東濟南

府歷城縣東北下
有華泉

馬逸不能止與不介馬
而馳相映成趣中御而
從與與公易位相映成
趣真化工之筆

御克一車三人二人被
傷而忘死効力韓厥一
車三人二人皆斃而將
命直上前一激於受笑
之辱志必雪恥後一感
於分謗之義而急圖報
恩也

○克敵致果以昭戎行
而已何愛乎君子而不
射之此亦宋襄不禽二
毛之故智也韓厥不死
亦天幸歟

接晉中軍與司馬皆受

言當避車
左右兩傍
韓厥居中代御以逐齊侯○御居中
將左右厥應居左以夢故居中代御

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
音避
下同
厥為御而欲射之云公可
射其居中代御之君子也
齊侯言既謂其為君
子而又因以射之

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
不知
戎禮
射韓厥之車左
車左墜于車下
復射厥之車右
車右踏于車中

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秦母張晉國之大
夫喪失所乘之車
萬奇也請寄
韓厥車乘
張遂

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
音其
去聲
以左右皆傷不欲使立其
處故以肘撞之使立其後
韓厥也請寄
韓厥車乘
張遂

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
欲從左
右而載
俛俯也右被射仆車
申故俯而安隱之也
音勉

成公上

七

出工書室

成公上

七

傷而反致勝齊師有全
勝之勢而反獲敗是晉
之勝乃僥倖千萬一也
而齊之敗實可惋惜歟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
信然

我卻克傷矣曰余病矣
丑父傷蛇而匿之勝敗
之攸分即係乎匿不匿
之殊矣不然那夏豈不
能效張侯乎何致不能
推車而及乎○此與張
侯不敢言病正映邱緩
必下推車反映成趣

再提魯衛應前作聯絡

中御易位大家更換攝
官取飲大家詭譎韓厥
丑父一對空頭而御者
君子齊人卻認得出奉
觴加璧晉人卻認不出
又晉之不若齊也寫來
絕妙

并轡援袍此不是寫張
侯正是寫卻克非此人
則事未可知任患免君
亦不是寫丑父正是寫
齊侯有此人故敢而不
辱此皆旁觀之筆粘熟
不得

丑父齊侯之御也見晉兵追急恐君不
免故易位詐為君居公之處使君為御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

華泉地名

泉

齊侯驂馬絆于樹木而不能進

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輶

輶手也擊搏也丑父以肱搏擊其蛇

為蛇傷其肱肱痛而藏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為晉師所迫及

中蛇出於其下

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繫所以絆馬足韓厥追及齊侯遂執馬絆而立于前示修臣僕之職

拜齊侯也稽首頭至地也

韓厥執紼馬前再拜稽首

進觴璧於齊侯亦以修外臣之敬

韓厥言晉君使羣臣為二國請救於齊之大國

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

無使師徒深入君地恐為齊敗不能還晉

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

故不敢逃避而隱避也

且恐無勇而至奔避

若奔避則為辱晉言我辱為君且為齊侯羞也戎兵之士

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

敢告齊君以己不敏於才願暫攝齊君僕御之官承其空乏蓋欲執齊侯而歸故謙抑其辭也

時丑父詐為齊侯代居君位故佯使齊侯

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

下車往華泉取水因而走逸也

鄭周父齊臣任車副車也

宛葭亦齊臣右車右也

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葭為右

二臣以副車遂載齊侯而逃之

齊侯既走韓厥乃知丑父非齊侯故執以獻於軍中

將殺丑父怒其脫君也

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于將戮之

按此處免丑父求丑父

丑父叫呼

言我被殺之後無復有以

今僅有

事雖一線文分兩頭最

而言曰

身代君受其患難者矣

我一人

難著筆若徑云齊侯求

丑父便直索無趣味若

先云三入三出便氣勢

近委靡看作者妙從免

字設想作倒裝接法有

帆隨相轉望衡九面景

象又非徒突接勉強乃

為上文以免作回應為

下文三免作引線玲瓏

變幻如環無端可悟文

章生波作折不出本文

字義上層次推尋而已

孫月峰云入師易出師

難恐為人所阻當先衝

入晉軍求丑父卻不敢

旋車退乃斜奔入狄卒

穿衛師出蓋衛外更無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既免為

而遂尋求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

遂進入狄卒狄卒

狄人從晉伐齊者

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

冒之以入

衛亦免之而不害蓋狄衛畏齊

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護免之

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

所過城邑皆

勉勵其固守

徐關

古徐關

前敘寧之戰後敘袁婁

之盟此段似乎無著卻

不知正兩截夾縫中結

上起下著精神處蓋以

一女子而居然有親上

死長之意此齊之所以

雖敗而意氣不屈不撓

也故免字承上作波而

以女子為君母作引以

君與吾父云云為魯衛

死亡親暱為伏筆史家

往往於閒處著精神而

正意因以益明此其一

矣

禮既而問之辟

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

新訂三傳九賈

卷之九

成公上

九

由工書

九

九

石窮 石窮邑名齊北盧縣東有

地名石窮初為盧縣之長清鎮尋置長清縣今仍之屬山東濟南府古城在縣東南三十里

邱輿馬陘 邱輿

馬陘皆齊邑邱輿當在今山東青州府益都縣界馬陘在益都縣西南

前半敘許多事後半只國佐一篇文字如何配搭得來文於分對兩項後又總說一遍正說一遍於本文前則特寫齊侯發怒於後又併詳魯

衛之請晉人之對皆加意寫作濃致之筆以與前牛適稱也其不奉為諫篇之著蔡夫子

開口蕭同叔子便寫出此戰單為婦人一笑而來在卻子真一時逞志卻不料左氏即借作千載愛書武人刀何似文人筆則左翼云單說亦是碍口故將盡東其畝伴說而不知早以話柄示人
明是齊侯之母卻自覺言重暗使乖弄巧媚人偏一直喝破偏再找一筆晉人之母便使他更開口放肆不得辣甚快甚○一聲霹靂三日

齊兵敗走晉兵追之

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 音刑 齊侯

賓媚人齊大夫國佐也賓是姓媚人是族 甌也王甌玉聲皆滅純所得者 蓋齊侯以寶物與土地賂晉師也 若晉人不許

使賓媚人賂以紀甌 魚輦 玉磬與地不可

客謂晉人也聽其所為欲戰則戰耳 致齊侯之賂於晉師 不許

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

蕭國之君字同叔其女子嫁於齊實為頃公之母晉人言若欲講和須以齊侯之母為質

必以蕭同叔子為質 音致 而使齊之封內盡

畝皆從東而西而行也 不是別乃是我齊一箇君之母也

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

若以齊晉比並言之

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命以告於諸侯之國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

不愛同類自輕其母以及人之母且以其事 詩大雅 孝子愛親之是違王命 告於列國是以不孝命於諸侯也 既醉篇 心無有貽置

命何且是以不孝命也詩曰孝子不匱永

又以孝道長賜汝之族類

錫爾類若以不孝命於諸侯其無乃非德

古者先王有天下而疆界理治之

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

耳聾沛公吾翁即若翁

所以詩小雅 我有天下而疆 其疆畝之或南或東皆從土 今汝疆南山籍有曰 界之理治之 宜蓋言東南則西北在其中 界理治

本此

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

三段都引詩極談言微

中之致乃前後兩詩皆 引在吾子云云之後中 一詩引在吾子云云之 前必要創換不作印板

按三段一不孝一不義

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

一不優責得停亭當當

行甚易兵 不顧地勢東 車之利也 西南北所宜 無乃非是先王疆理天 下物主之宜之命也乎

使人無從口辯

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莊曰古之為使者受命

違背先王 何以稱霸而 主諸侯之盟 關失也凡此實 皆晉之闕失也

辭則隨機應變不可以

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

為典要也不可云云此

夏禹商湯周文王 武王之成王業也 樹立也濟成也樹立明 德而成諸侯之所同欲 伯長也夏昆吾 商大彭豳韋周

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

雨對後又總一筆作束

齊桓晉文之 雖不能如三王之樹德 以服事王命不 今汝求合諸 成霸業也 尚能勤勞以懷撫諸侯 敢改王之制度 侯而為霸王

即從此又生出一段文

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

字與上兩段兩分一合

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

兩實一虛前個後奇作

侯以逞無疆之欲 詩商頌 言商湯敷布政命 以自快無窮之欲 詩商頌 言商湯敷布政命 是失王霸之政也 長發篇 優優然而寬和 之盛皆 散作整絕妙局法

三層文格化板為活以

迨聚而 今汝不 歸之也 能寬和 而自棄 其福祿 豈能為諸 侯之害乎 許我

忽然一轉文情動宕全

迨。在山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

在反掉得機

然寡君之命使 臣則有辭矣日子以君

曰字以下應不可則聽

言汝以晉君之 兵辱臨齊國 我齊君有不 不敢言爭戰而言 犒從者遜辭也

一番辭令都倒補出來畏

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

君震不敢愛故意寫作

十分低頭伏小以反跌

子又不許之裝腔太過

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

成公上

十一

由沁書屋

而今之不復能耐也是為空靈恣肆之文

仍用吾子作頓跌與上三段相配章法仍一線

寫到後半忽將前半請戰兩番文字都照應轉來可見天孫雲錦只是一氣織成也三寸鏤管其麗密乃至于此

已說到背城借一矣忽用幸不幸歸到賂晉上只作好看周旋語掉弄筆頭並非直搖尾乞憐憐氣到底不軟弱鍾伯敬曰借一兩字似歌後語

揚兩軍皆有死亡上牛殺戰獨詳晉而略齊似乎齊師不敗讀至死亡皆親暱也則齊果大敗矣乃知作者不肯同時指數欲避難言之病留於魯衛目中點出語故新警事亦周至而行文轉東又縮合精神百倍矣左繡云齊疾我矣不但為媚人一篇議論添毫併為前半篇許多敘事點睛○前後五許字俱有照應

兩為魯衛請繳應救魯衛

畏懼晉君震動之威

以故齊兵撓曲而致喪敗

言汝惠我齊國而若徵求其福也

君之震師徒撓反乃教敗吾子惠微切齊國之

能長存齊之社稷

福不泯切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

做器謂獻器也言齊君不敢愛其先君之寶玉上地以賂晉師

今子又不許賂○按又字用得老辣換一若字便涉軟弱以喻齊兵戰

燼火餘木也

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

敗之欲以已敗之兵背徐意齊城而更借一戰

若齊幸而得勝

亦當從晉求和

燼反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

何况不幸而又戰敗

豈敢不惟晉命之是聽乎

言齊兵敗而實怨我二國

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

其戰而死亡皆左右親近之人

則齊必甚以魯衛為仇讎

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

汝之不許復何所求

汝既得齊國之紀獻玉磬

齊又歸魯衛所侵地

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

齊既服晉則魯衛緩於患難

如此則我之榮亦多矣

齊晉皆大國唯天意所授則成伯業

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

豈必晉國專為伯主

郤克乃許齊使之請

賦兵也與車也言晉之諸臣帥兵車以來

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以

以為三國請命於齊

藉薦也言若少有所得則可以舉口為薦而報命於晉君

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左翼云歸到寡君以飾已為一笑與兵之故

上鄭 當在山東兗州陽穀縣境

蓋齊衛境上之邑

汶陽

左翼以魯衛起以魯衛收而逆師賜服獨詳於魯者以經文本主魯也

汪環谷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矣而未嘗會盟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禮樂

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今此魯以四卿帥師會霸國之上卿與魯衛之卿大夫伐齊又盟齊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以霸國之習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城虎牢盟陳袁偃征伐會盟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取則從同也

此篇極寫巫臣惑夏姬色色寫絕而都不用上

此乃齊君之恩惠也

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

國佐即賓媚人也與諸侯同盟于袁婁之地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

汶陽之田本是魯地為齊所侵至是晉人使齊復歸於魯

上鄭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

三帥郤克士燮

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鄭賜三

藥書也魯嘗受玉先路命服之賜今改以賜晉之三帥也

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師主兵車侯正士侯亞旅亦大夫也受魯侯賜服孔疏司馬司空本

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師候正亞

是卿官之名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為號故司馬司空皆為大夫

旅皆受一命之服

左翼左氏敘戰皆前有緣起後有結案未嘗直起直收也如此戰以徵會起以獻捷終必須通前後觀之而事之本末始備左氏以編年紀事故開斷錯置合之仍是一篇綿密文字若只就一篇推論則不見來踪去跡血脈矣馮氏謂他篇皆有斷結此篇獨無斷結若既不便取他又不當贊他即以國佐之對為斷結說來雖好聽究亦未得作者之深情也

按魯寧世選本連修賦取龍及新築為一篇云先敘魯衛被兵之故再敘晉救魯衛方有頭緒若刪去前半令讀者不知所謂此說極是不如此則左氏敘戰如韓原城濮邲與鄢陵皆有許多布置惟壘戰獨略非勢分強弱不當也依春秋編年紀事故開斷錯置此聘侯之說斯為有當作者之肺腸矣

二年

屈巫奔晉

在宣公十一年

夏姬有美色楚莊欲納之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

斤丁亡傳九責

卷之九

成公上

十三

曲工書屋

筆前兩段講道學中一段料事機竟是一極有

學識人其後段夾寫便

道聘鄭情事只用輕點

及盡室以行卻用一旁

人冷眼觀破冷語說破

讀之使人失笑真傳神

之筆也未段斷語直作

不以人廢言註脚與起

處假道等相映成趣而

曲終雅奏是一篇有風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有刺之文

申公楚申邑之尹諫 言前莊王帥 以討微舒

莊王云夏姬不可取 屬國以伐陳 獄君之罪

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 則食其 淫亂為先 周書康 則為淫亂 王之大罰 諸篇云

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 文王昭明其道 文王能如此所以 聖德慎其刑罰 創造周之王業也 死臣解釋書意以為務 崇之者欲崇益道德也

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 務去之者欲 今楚王與諸 除去刑罰也 侯以伐陳 夏姬

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 是貪色為淫 非文王謹慎 勸王反諸心 莊王乃從其 以取大罰 刑罰之意也 而圖度之 言不取夏姬 子側也

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 復欲取 巫臣又言夏姬 鄭靈公字子蠻夏姬之 夏姬 乃是不祥之人 兄宣四年立遇弒無後 夏姬

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 之夫也 陳靈公淫夏姬宜 次年莊王入 孔寧儀行父亦淫夏 莊王因 亦蚤死 十年為微舒所弒 陳殺夏微舒 姬靈遇弒二子奔楚 遂縣城

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 去聲 陳國何 人之不祥未 人之有生 善死易得無為 有如夏姬者 保之實難 取夏姬以速之

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 天下美婦人如 何必取此 子反亦從其 夏姬者不少 不祥之人 言不取夏姬 嫁連尹襄老

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 鄭之職人殺襄 不得襄 先伏 黑要襄老之 老在宣公十二年 老之尸 一筆 子上淫曰燕

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 平声

斤丁二傳九責 卷之九 成公上 十四 由工書屋

勢又寫得夏姬毫無涉不知左氏當日何等設身處地來

一面道一面召機關緊密姬告王遣姬與後聘諸鄭以夏姬行是一篇眼目兩其必料得皆實其信乃不落空

聘鄭極是易事但如何騙得夏姬回去看他轉灣從鄭一邊打算出逆尸一着逆尸又與鄭何與看他又轉轉灣灣說出許多緣故來一其信作頭下以兩其必申說既說得活活又說得的確曲折明透妙舌無雙

按一其信而以兩其必應先作定然之勢後方猜想情形參觀解透有不動人聲聽者大凡以機變進言者莫不執此為法其詞旨全在虛處着精神使實際皆靈動也

密使人為之約以道夏姬出楚

言若復我來聘歸于鄭取夏姬

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

巫臣又使人詐自鄭來召夏姬

言其夫襄老之尸可得也

必欲夏姬親來迎尸

夏姬以鄭召之言告莊王

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

屈巫即巫臣

其言大抵可信

知營父荀首也鄭之戰楚人囚知營

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營之父成

中行伯荀林父也

荀首新為中軍將佐

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

而又與鄭皇戌相善

甚愛知營

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鄭之戰荀

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

首囚之言荀首欲得其子其必因鄭皇戌以穀臣襄老之尸求易知營于楚

鄭之戰晉為楚所敗因救鄭故也

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

至是莊王遣夏姬歸鄭使因鄭以求其尸

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

夏姬謂送者

言鄭不能致吾不反楚矣此歸襄老之尸是安頓黑要語

因其歸而聘于鄭國

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

共王以成公元年即位○共音恭

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

鄭伯許之及其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

共王使屈巫行聘禮于齊

且告齊以用兵伐魯之時

巫臣以其室家盡出奔焉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

叔隴申叔時之子

過巫臣干路 嘆巫臣舉動之異

申叔跪其委從其父將適郢以井遇之曰異哉

言巫臣出奔他國楚君必用兵討之是有三軍之可懼也 謂期我乎桑中者又有此喜也

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

一則以懼一則以喜 巫臣行介副也 幣聘物 遂取夏 姬以行

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

聞齊師敗于鞏 知此行後楚必致毒其家 不勝之國恐不能報楚

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自鄭而 郤至郤克之族姪 郤至薦巫 奔晉國 也巫臣因而主之 臣於晉國 邢晉 邑名

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

子反怨巫臣取夏姬請以重幣聘晉禁錮巫臣使不得仕 言不必 禁錮

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

言巫臣私取夏姬而奔其 自為一身之謀則過誤矣 其諫莊王勿納夏姬 則是忠於先君也

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

臣能盡忠社稷 諫君之忠足以蓋獲 設使巫臣能利 其所由以安固也 其淫奔之罪多矣 益於晉之國家

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

則楚雖以 重幣錮之 許我也 設若巫臣無 所利益於晉 晉將自棄 之而不用

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

又何待重幣以錮之也為 七年楚滅巫臣族張本

之何勞錮焉

左翼云少伯輕舟而去功名於此終巫臣盡室以了功名從此始兩人規又各不同也

敘事首尾呼應作者之經緯也此文不必別尋結構只因楚共語作斷結而通局無不照應收拾天造地設有此現成耳 自為謀結中二段為先君謀結首段末數句即結本段無一筆落空 左翼云與其錮之不如恩之子反錯着共王語語正大語語爽快十三歲幼孩能作此語不忝乃父 韓友一曰假使先王而在必從子反之言 愚謂共王之於巫臣若終守此言而不改則封

豕長蛇之國將何自而奮伐荆楚哉

左翼世傳巫臣取夏姬與少伯載西施同一佳話而巫臣實難止莊王止子反已是萬難中關開一條活路矣以與襄老阻當不得襄老死即即襄老之尸作良媒但不知如何使道便令他心肯竟舍黑要而去此中機關費盡幾許心血不止相如使侍者通殷勤于卓文君矣得手在自鄭召之一着掣得夏姬離楚乃可為所欲為王問王使都有做作未必盡是機緣湊合至盡室以行楚之君臣仍然不覺其老謀深算一何巧也後面幾許正論作結與前恰好相配鄙嫌事而以莊雅出之所以異于稗官野史也講義理居然道學先聲諱利害雖蘇張之舌無以過之看來巫臣不取夏姬乎反輩必不積怒蓄怨而盡殺其族巫臣亦不通吳于晉教吳假楚使諸臣奔命以死致後有人郢鞭尸之事則所謂不祥人者流毒孔長豈止如所云云已哉是以古之滅國者不啻其廢美而君子清心寡欲亦遠之而不敢近蓋誠知色之迷人深而淫之為禍烈也

晉師歸

敗齊于 文子士變也時為上軍 武子士會文 言汝後入獨不 窳而歸 佐諸師先入文子獨後 子之父也 思我之望汝乎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

文子答言晉兵 勝齊而有戰功

晉國之人喜其 有功而往迎之

我若先入 則國人視

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聽皆屬於我而 指為我之功

是主師有克敵之功而我代受 其名也帥謂中軍將卻克也

所以不 敢先入

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

美文字謙遜不伐知能免 禍故曰吾知免於禍矣 師還而見君

景公勞之云所以克 敵者乃汝之力也

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

善則歸君故卻克 歸美於君之教訓

諸將皆受君之訓而 盡其力故能取勝也

言非亡 之功也

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

范叔即范文 子亦同見君

景公勞之亦曰 子之力也夫

苟庚將上軍而不出 文子以佐代行故推

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

成公上

十七

由工書屋

有反刺之筆然請賦分 誘殿車集事到底師克 在利此意亦不容盡沒 故又特詳此段以別見 之然不從卻伯起而 反將文子後入作傾是 亦所以寓于奪于筆墨 之表下已

此前後整格前寫父 子問答藹然有仁後寫 君臣問答秩然有禮真 筆歌墨舞之文 起數 語都為後半伏脈前一 功字名字後五力字乃 通篇眼目

文子語與孟之反對看 敗入不可後勝入又不

可先善處功名之際者
可以知所免矣三段一
樣口氣而反復不厭用
意各別也

左翼云武子請老原讓
卻克逞志代帥受名萬
萬不可所以有吾知免
矣之歎不急功近名尤
文子一生大學問較乃
父更高一籌師歸從文
子後說入左氏最為有
見

美於庚 卻克中軍帥故
之教命 推美其節制也

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

公勞之亦曰 欒書將下軍故推美上軍 士卒皆能用 言非亡之功也
子之力也夫 而以爲出於士變之教誨 士變之命也 傳言晉之將帥

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

更相推遜
所以勝齊

之有焉。

二年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

林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
氏族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

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

宣公使求好去声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

在宣公 成公 元年受 盟赤棘 卽鞏 之戰

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

不行聘 于楚國

行使所更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

凡文有兩案兩斷法案
既有賓輕主重之分則
斷亦有正筆旁筆之異
如此篇以置盟爲主蔡
許失位爲賓則半都詳
寫具晉竊盟之意二君
強冠只帶微一筆故未
兩不書先斷置盟次斷
失位以失位另係插出
非平對也臆盟語略卻

是重筆失位語詳卻是輕筆知略之為重而詳之反輕者可以運用賓主變化而不離乎宗矣

陽橋 陽橋魯地也陸氏登曰博縣有陽橋今在山東泰安州西北

從受盟于晉敝入為畏晉價盟伏根也詳子重用眾惠民以見所以畏晉而竊盟之故首三行領起通篇正追敘前事而為陽橋之役句忽倒掣後事作提筆不過伐某以救某之變文而奇

奕可喜文總以生動脫化為佳

左翼云逆晉師伐齊者臧孫故不欲賂楚以望晉來救也晉不出矣只得往賂此中有曲折在

子重名嬰齊

楚令尹子重平声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

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新即位至是二年蓋年十二三矣

楚羣臣又不及先大夫之才智

必多起兵師然

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

後可詩大雅言文王朝廷中多有賢士濟濟然而盛也濟子禮反

文王以多士輔佐故得以安寧

夫以聖如文王猶資

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

眾賢何况我之儻輩其去文王輔佐也遠矣其可不用眾乎

我楚先君莊王臨終屬託羣臣之辭有云

用眾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

凡人君無明德以服遠方諸侯之國

莫若加惠撫恤其民而善用其力以爭諸侯

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

於是大開戶日

棄其老鰥

救其貧乏

赦其罪戾

盡其帥旅

乃大戶已責逮代鰥救乏赦罪悉師王

王之精兵皆行

王之戎車亦行

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

許蔡一國之君皆年幼

欲使攝戎車之左右故強冠之使若成人

楚兵先往侵齊

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

又侵魯國蓋伐二國所以救齊

臧孫宣叔也魯使臧孫往使楚師

言楚遠涉又在外久

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

固將自退其師

奉使無功而虛受退楚師之名臣不敢也蓋臧宣叔不欲使楚而孫辭以求免

楚師侵及陽橋之地

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

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

魯大夫孟獻子遂請往賂楚師

執斲 斲 匠人

執鍼 鍼 女工

織紵 織 紵 繪布者

反 織紵

公衡成公子也為質於楚

女金 皆百人。公衡為質。

音致

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

大夫說

音悅

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

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

諸國私與楚盟于蜀地

公子去

上声

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

魯寧世曰晉及魯衛不勝小忿深踐齊地索賂

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

匱之也言匱乏而盟

經絕不書此二君者

乘楚王之車為左右

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

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位大位也言諸侯不可不謹慎于其位也

蔡許二國之君

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

一失其位為楚左右

不得復在諸侯之列

况其下之卿大夫

詩大雅假樂

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

言在上者謹慎其位

則國安而民息也

言蔡許解怠于位所以不能安國而息民

解

佳賣反

于位。民之攸暨。

許器反

其是之謂矣。○楚

宣叔語不多而字字傳太息之神末引太誓于

聖人之旨者矣

成公上

二十

由工書屋

魯寧世曰晉及魯衛不勝小忿深踐齊地索賂

要盟楚人窺其罷老大

舉入寇當此之時晉人

當戰勝之餘豈肯再添

蛇足而魯衛值師還之

後何能復假虎威于是

魯衛勉為求好而晉則

佯作不知此中國之大

辱而春秋所深惡也文

中先敘與師之由次敘

用師之眾見魯衛理勢

俱屈于是罪諸國之性

儒罪蔡許之屈辱書法

闡明末段言晉不能與

諸國同心拒楚為不善

用眾語隱而嚴貞善發

聖人之旨者矣

宣叔語不多而字字傳

太息之神末引太誓于

新丁

五傳

六賣

卷之九

成公上

眾字看得深又看得活
蓋順將惠民意併入此
內作救應也密甚

師及宋。公衡逃歸。城宣叔曰。衡父不忍數

左翼楚之侵魯衛也以
其從晉伐齊則伐魯衛

數年之不安
樂為質于楚

逃歸則失信于楚以
生禍患是棄魯國也

衡父一身之計
得矣如國家何

居語助辭
猶言誰歟

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

師來救故悉師用眾魯
衛不即請平猶冀晉之

言後之人必有當
兵咎者不知為誰

魯國之事為
衡父所棄矣

楚兵陽
齊而

晉勝

後之人必有任。

音壬

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

乃不得不與楚盟矣。雖
與楚盟而猶畏晉故謂

速歸不敢
與楚兵遇

畏楚兵之眾
多故避之也

言眾之不可
以止而不用

辟。

音避

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

致東諸侯一折而盡服
于楚晉之不競亦甚矣

子重楚大
夫為令尹

尚能因眾力
以服諸侯

何況明德之君而善用
其眾必無敵於天下也

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况明君而善用其

如楚也。彼善為用而此
乃不能善用之也

眾乎。大

音泰

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

眾也。

二年

晉侯使鞏

居城切

朔獻齊捷

在按切

于周

晉既勝齊至是遣大
夫鞏朔獻捷於天子

定王不
見鞏朔

襄公王之三
公也食采邑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

於單者

言南蠻東夷
西戎北狄

式用也而不
用天子之命

而又淫佚沉湎
以毀壞其典常

彌竟切

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

左氏大都提筆即立一
篇之局如此處起手一
句便伏通篇兩意也前
從獻捷轉入使朔又從
使朔轉到獻捷其從獻
捷轉入使朔也在反面

斤丁三傳其人責

成公上

三

自工書

說其從使朝轉到獻捷也在正面說而前偶後奇中開出反而正轉接無痕

使朝獻捷兩意究重獻捷邊故前後都詳論獻捷中閒只將使朝意作轉換不平寫也結處私贈勿籍周旋使朝一層而獻捷之非禮愈明行文輕重分明又無一筆偏枯密細極矣

伐齊只帶一筆以下不責伐齊卻責鞏伯措辭妙極

於是王命方伯以征伐之若得勝焉則有獻功於王之禮天子親受其捷而慰勞之

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去聲

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音體其久切

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

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

天子乃其上軍大夫鞏朔實來也

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

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

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音泰師之

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

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

成公上

三十一

曲江書屋

以兩意問作煞一似語音干向未竟者最能令人玩味不窮也一語一緊一鬆猶言他固然不好你難道不該寬恕他一分耶乃是暗應前兩王命見不惟不當獻捷亦并不當伐齊于詰責又進一層矣○愚見夫齊一轉乃是一氣說下言兄弟甥舅皆親暱也兄弟伐甥舅可以獻捷甥舅伐兄弟獨不可獻捷于亦是暗應王命見晉

又不可當獻捷而獻焉言我雖欲受是于犯先王之禮也鞏朔之獻

而忝辱齊世與周為甥舅于晉也

言齊豈不以淫佚縱肆其欲以此取怒晉國然齊雖有罪抑豈不可諫戒訓誨之何乃遽加以兵

其欲以伐汝晉若得勝而亦來獻捷我將何莊伯即定王乃以鞏朔委為於以爲諫戒訓誨之此齊捷之所以不受也鞏朔三公三公者天子之吏

晉同姓國故稱之為叔父言非有王命能遂伐齊而有功

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今晉所使來撫綏乎

亦豈敢廢棄先王之舊法

人既已好禮齊必不服

也故曰 待鞏朔以 三吏 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 於周之禮

鞏朔晉之 大夫雖不

辭乎於詰責又推開一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

層卸又是撥轉一意為

當待以獻捷之禮 猶降於卿禮一等

定王既使人詰鞏朔又待以宴 禮而私賄之者畏晉之強故也

相相 禮者

上弗見作收又似放鬆

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

去声

兩語為下宴賄伏脉筆

言此宴賄皆 勿書於典籍 非禮之正也 以為禮異

勢婉轉生動莫測若照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劉繼莊曰周自東遷王綱不振一切典禮徒存空名弁髦視之亦已久矣而齊桓晉文假王命以合諸侯間一行之以聳動天下如城濮之捷晉文獻楚停于王猶有可觀後世子孫習聞其事而不能詳攷王章饒倖于鞏之一捷自以為不世之功而思效譽于城濮御遣一大夫草草入周獻捷周雖不能行令于天下而先王之典禮猶世守之不可好也王不見而使辭焉單襄公舉舊典以示鞏伯如重雲蔽天湖海黯然之時而一線電光燦于空際文武成康之盛猶彷彿見之○字字緊鍊無毫髮之隙而層叠虛峰繼兀兀婉折處姿態翩翩蘊藉處風神穆穆

原註真語意尙未竟也

命所以妙也固當日時

王或庵曰屢提王命或曰王章或曰王室辭嚴氣正則晉伐齊獻捷奸禮之罪亦有何辭然直聲其罪晉將何以受而周又何以處耶故但虛明其義而實責處只以不遣命卿伐齊之非亦含糊帶過故晉可服罪而周亦不至失體此辭

衛定公 宋共公 滅元年 固元年 定王十三年

楚歸晉知罃

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郟楚囚知罃莊子射楚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莊子知罃之父也至是晉歸二者于楚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

歸二者以 荀首即知罃子也 是時為晉中軍佐

楚人以為 首權要故

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

許歸 許罃 其子

知罃將行楚 共王送遣之

言汝久留于楚 得無怨我乎

荀罃答 言晉楚

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一國

此是辭令中極有機鋒文字凡四番問答前三番各得極冷極淡極渾淪含蓄後一番各得極熱極濃極慷慨激昂讀之增長氣概懦夫為之變色壯夫為之起舞真絕世奇文

處世之道也

衛定公 宋共公 滅元年 固元年

左翼云此時若將未露

二國 我以不

不能勝兵

俘虜也敵割左耳

成體亦恐逢彼之怒不

治兵 才之故

戎之任

也言為楚兵所執

令之歸矣妙在先以誰

治戎 臣不才不勝

其任

以為俘

敢怨向答令他猜疑不

執事不以釁

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

此乃楚君之恩惠也

轉身處開牙露齒與他

執事不以釁

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

言我實不

說明而彼乃爽然于晉

才故遭 又豈敢

怨君乎

共王又謂汝今得歸

之未可與爭也捺縱之

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

而求紓緩其民

各懲戒其

妙如聞其聲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通篇局法極整又極變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併讀之則前兩段分後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一段合中一段以東上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為起下截讀之則前三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節兩分一合後一節亦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兩分一合格調相配通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均也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四段間得一遍難以一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遍卻答得一遍妙似一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遍怨自誰敢平耳其德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亦曰誰敢則奇矣何以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報我竟不別尋話頭只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須上兩項扯來分派便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自說得輕圓活脫毫不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費辭然都是舌尖掉弄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無一字着相未段則字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字着相不願人吃驚不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

其

新訂左傳

卷之八

成公上

二十四

由江書屋

怨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

二國既 於我無 所與及

又豈敢以 君為德乎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

共王又謂汝既得歸 將以何事而報我也

任當也言臣不 當有怨于君

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

君亦不肖 有德于臣

臣無怨而 君無德

有怨報怨有德報德二 者咸無故不知所報也

共王又言 汝 雖是如此必

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

告我以相報之事 不穀諸侯謙稱也

知營言若假 借君之威靈

使纍囚之臣得 歸骸骨于晉國

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

我晉君戮其 不勝任之罪

則此身雖死而感荷 楚君之恩終不朽腐

若賴楚君之恩惠 而得免戮於晉君

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

新訂左傳

卷之八

成公上

二十四

由江書屋

怕人着惱因而回讀前文凡向之所謂渾淪合

首荀營之父也荀營晉臣故云楚君之外臣言晉君以我賜于荀首

我父荀首又請命於晉君

蓄輕圓活脫者按之皆字字生稜出角麟甲滿

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

腹也似此鋒芒那得不推倒一世豪傑

荀首得君之命而戮我於荀氏之宗

亦身死而感恩不朽腐也

言荀首請命於君而君不許

而立我為後使繼嗣其祖

兩不朽下得極圓活又不說怨又不說德其實

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

說德亦可說怨亦可也末段即從文公對楚成

宗之

其次則及於所職軍旅之事

其父為中軍之佐故曰帥偏師

而修治晉之封域疆場以禦侵暴

語又另換一重精彩只是善于翻進法否則偷

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

句為笨伯矣

雖與楚之將帥相遇

亦不敢違避也

但當竭盡其力致身死地以與楚戰

言一心事晉不敢驕一

晉未可與爭雖是回應

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佐中軍句卻正是楚子

以盡人臣事君之禮

言忠於晉者乃所以報楚君也

其子聞荀營之言忠直不屈故知晉未可與爭

被荀營一番高談壓倒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

許晉以為之名耳如此

乃以厚禮待之遣歸于晉

看才見文章有神

為之禮而歸之

三年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

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

及孫良夫盟

荀庚荀林父之子

尋元年赤棘之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

成公上

三十五

由江書屋

尋宣七年之盟

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

中行伯即荀庚以林父為晉中行因以為氏

時林父在晉為下卿故曰位在三夫也

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

時為衛之上卿

二子一上卿一上卿晉強衛弱因商以誰人為居先

降大國一等

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

其位只比於大國之中卿

其中卿只當於大國之下卿

其下卿只當於大國之上大夫

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

降大國二等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

以禮制事本有成規到事勢板然不得時又須有一活變之法今晉衛同聘本意只要先晉卻碍手在晉反位三衛偏位上若依次國上當其中之例豈不開罪大國于是想出衛不得為次國以解之然小國上當其下仍不便遽先晉盟也于是又想出晉為盟主以解之而于是本當先衛者竟安然先晉而無以難之矣文中先論

經後論權曲折安頓極妥貼之事極斟酌之文

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

今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衛雖侯且晉又主爵猶小國也不得與晉同為次國盟中夏可也

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

為尋盟而來一眼覷定晉為盟主前路紆徐不過先與分剖明白耳凡處事見解要敏捷議論要從容其嘗三復此文不去手也

傳言得小大先後之禮也

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三年

賈人不敢貪功

尚未歸晉之先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

鄭國之賈人貿易於楚者有意欲藏寘知罃於楮絮中以出於楚而送歸於晉

中呂反

至諸楮

杜註傳言知罃之賢可見此節以如實出己為

主起從荀營之在楚彼入而未以賈人之適齊作結以賈人之賢益見營之賢耳賈人不敢以虛為實而營則直以實待虛兩實字正相應當時小人不厚誣君子今則君子往往厚誣小入也可勝慨哉

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

既與知營謀定

尚未行謀

適楚共王竟歸知營於晉

如往也

荀營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

荀營以禮厚待賈人

如實係由賈人方得出己之意

言我本無出汝之功

我乃商賈之小人

不可以一時虛謀厚誣君子之實報

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

遂更往齊國貿易

遂適齊

杞襄公卒于費立是為悼公

定王二十四年

夏公如晉○秋公至自晉

景公

禮節簡慢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

言不得善終

詩周頌羣臣戒成王重敬之篇言敬之以丁寧

言人君不可不敬者以天道甚顯明也思語助辭常受其

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

命者不身保也

夫晉侯之受天命

在為諸侯之盟主矣

可不敬以違天命乎

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

敬故欲叛晉從楚

命在諸侯寫盡伯國伎倆與寄生木母相似語意新警為千載坐大者頂門一針
○諸侯之命存亡本在晉侯今而曰晉侯之命在諸侯語妙意妙而筆尤妙

晉未可叛有三意然以
適我為王故論楚只反
復以非我族類為言雖
大二字包得睦聽二意
前以睦聽二意包適我
在中後以非族包睦聽
在中國圖讀去總不見
得耳

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

雖以不敬待我

不可以不敬而遂叛之

其國強大其臣和陸

又近於我

諸侯皆聽其命

不可攜貳以自取禍

周武王大史名佚者其志記有言

適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

言凡人若非我之宗族儔類者

必不與我同心

楚於魯為異姓

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

其肯字愛我乎

成公乃止從楚叛晉之意

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按兩傳可以合讀命在諸侯者不敬必致人叛若叛不敬而從非我族類則不如仍從不敬者之猶我族類之為愈也老成見到之言持重之論繁有分寸決不拘泥小節而廢大義也欲修身齊家者可不奉為龜鑑歟

羊一月廿酉天
王幼子簡王盡

定王二十一年

五年

杞悼公元年

梁山即大雅云奕奕梁山杜註云記異也范云梁山晉之望也不言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也

梁山崩

傳驛也如今之遞鋪景公欲伯宗速來問以山崩之事故以傳重名之

伯宗既行適有重載之車遮道故伯宗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

宗僻之使退也曰爾重車須避我傳車無阻我行路

載重車者曰若俟我退車而避汝車重運動甚難汝不如取捷徑而行之為速也

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

伯宗見其言近理問其為何處人重人答曰我乃絳邑之人也

絳晉之所都伯宗又問近日絳邑有何事

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

按此篇不是傳梁山崩只因重人一段至論為伯宗謀得停當不差焉得不傾心拜服寫重人之賢正所以形伯宗之賢也而梁山之所由崩亦不待傳而自明矣

唐錫周曰一邊不知晉侯為何事而召一邊不知乘傳而來者是伯宗便生出無限妙景

愚謂問絲事作不知而問可作知而故問亦可雖伯宗若之何作不知而答可作知而故答亦可一箇因不如捷之速語生情一箇因避傳語生情寫伯宗卻有十分驚怪為重人到見得全不要緊兩箇若之何問得急答得緩妙筆傳神

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

晉君將召伯宗而與之謀商其事 伯宗又問梁山 崩將何以處之 蓋重人不知所問者即伯宗也 答曰 壤故致崩倒

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

人亦無 國之主祭者境 如之何 內名山大川也

不舉降服乘纓

不衣 乘墨車無 盛服 緣飾者 屏去 出舍於郊 音樂 以次宿 命祝官陳幣帛命史官撰自責之辭以禮

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

山川 其所謀不過 如此而已 伯宗賢其言欲 重人同入見公 肯見 景公景公從而行之 伯宗遂以重人之言告 伯宗亦莫如之何

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簡王 六年

鄭悼公卒弟瑜 立是為成公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都絳邑景公謀徙去之後遷 新田亦號絳邑故謂此為故絳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郟

言必欲遷于郟 郟之地始利 其地沃衍其俗富饒且近鹽 民富則國享其利 必欲 遷此 鹽之地公解州鹽池是也 國利則君享其樂

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

韓獻子將 去也 韓獻子將 去也 韓獻子將 去也

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

國利君樂四字是綱後文俱從此發議

郟城 郟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

諸大夫既以利為樂獻

景公揖獻 獻子欲進計乃從公而人立於路寢之庭○正 景公以諸大夫

子另就水土上分別出

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

利不利而沃饒近鹽人

以利為樂者彼獨以利

為不樂是一篇串講文

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

字阻華云沃饒近鹽不

過是貨利土厚水深方

是地利民從教直以義

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於是乎有

為利矣論最明透也

沈溺重髓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

從郇瑕氏之土薄水淺

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

陪出新田之土厚水深

新田。平陽府。是今屬山西

來是以主形容

又從新田之民從教陪

出郇瑕氏之驕佚云云

性醇樸能從 新君即位為一世言 高阜為山水止為澤 四者皆利源所

查堂堂正正中有八門

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

五莖之妙

若沃饒而財易得則 近寶則民皆商販而不務本貧富不齊貧者無 民驕國

在翼諸大夫所謂利且

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

樂者在沃饒而近鹽而

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

不知郇瑕氏之地不利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不樂正在此蓋近鹽則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地勢卑濕居之有疾不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如高燥者之無疾病可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虞沃饒則民俗奢淫爭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逐於末不如從教者之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不近寶可恃文先破郇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瑕近鹽之不樂利陪出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新田土厚水深之樂利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隨將新田民從教之樂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識議高超俱堪俯視一切

六年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欒書帥師

救鄭

即嬰齊

去年從晉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

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

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

此篇前敘後議前節案後節斷也起兩行為三諫伏案同括欲戰為眾字伏案三人同諫為善鈞伏案後半一一應轉從眾字生出善字仍從善字合到眾字於左氏議論文字獨為翻案出新之作

繞角

故城在河南汝州魯山縣

桑隧

東南 汝南朗陵縣 東有桑里在

上蔡西南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有朗陵故城

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

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

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

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

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

他處必分作三樣說話。此特三人同辭如此。伏筆無聲色臭味可尋也。

楚既還師 不與我較 吾遂至 此侵蔡 是遷戮也 遷戮以戮蔡 若不自止 雖幸而勝 六軍悉出 名亦不美 故曰成師 以大勝小 不足為榮 息之師 一縣謂申 成公上 三十一 由工書

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

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

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

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二人而

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

上文只點同括欲戰故特抽此筆開山下半篇文字接落最緊健有力也上叙下議中間作一關板以轉筆為提筆如戶之有樞妙絕

以眾為眾則三人不敵十一人以善為眾則三卿為主餘子碌碌不足數矣論事論理甚奇

謂武子為中軍元帥

酌取民心以為政

六軍之卿佐

知范韓三人

商書洪範

若二人言吉一人言凶則當從二人

鍾伯敬曰看眾字高評可定千古國是

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

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汪氏克寬曰公羊作欒書侵鄭今考明年楚復伐鄭而諸侯又救鄭則非侵鄭明矣然此書欒書師救鄭不二年又書欒書師伐鄭書救以著其恤與國之善書伐以著其虐與國之惡使晉能修其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助之守禦以保鄭而使之不至於叛則為盡善矣

言所見皆善鈞等如一即以爲眾而從之

天下至善之理人心同然故曰眾主

三卿皆晉之賢人所見皆同可謂眾矣

簡王 七年 元年

吳姬姓國子爵泰伯逃於荆蠻無後使仲雍嗣之封於吳鄭嬴姓國子爵少吳氏之後○吳始入伐中國

吳伐鄭 音談

鄭人遂與吳和

中國諸侯不能振作軍旅

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

以致蠻夷之國侵伐中夏

中國諸侯莫敢恤而相救

其所以侵伐中夏者小雅南以中夏不相弔者也山之篇

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

詩刺在上者不能愍恤天下之亂無下民故呼昊天以告之有安定之時

其此吳伐鄭之謂乎

今中國上有霸主不相弔恤

弔吳反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

意法渾成要之先彼後斷以中段議論為主而已

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

之道斯不至于此滅亡矣

如是斯不亡矣

撥荆楚自莊公九年始入蔡漸次憑陵中夏屢矣魯亦嘗聘楚服楚矣季文子自是始發蠻夷入伐之嘆何也蓋楚猶遠於魯而吳則較近於魯耳是以曰吾亡無日矣

吳 武王封太伯仲雍之後子晉晉為吳郡隋改蘇州宋置平江郡陞平江府元政府為路明曰蘇州府今仍之

吳入州來

在宣十四年

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林氏曰吳楚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為之也

州來 楚邑今江南鳳陽府壽州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

新丁 丁巳傳 庚申 庚申

成公上

成公上

三十三

申呂皆楚所滅之國

臺縣

此敘巫臣報楚通吳事

凡作三截讀分室以上

作結怨使吳以下敘修

怨中開自晉遺書乃承

上起下一篇之關樞通

篇都用一氣接連法最

生動有神致

括地志故呂國在

鄧州南陽縣西今

南陽縣屬河南南

陽府

韓友一曰其言深中事

勢為先君謀則忠

左翼敘二子結怨之由

詳子重而略子反者以

子反事已前見而子重

事尚未之見也

○小亦嫌隙何必報仇

慘毒至此巫臣遺二子

書乃人情不得不然之

勢使二子猶能悔悟自

責巫臣亦未必不顧舊

主奈何子重子反徒自

逞其暴戾恣睢之氣以

俯視天下也何哉惜乎

共王既知幣錮之無益

胡又不知分室之釀禍

因以 莊王 申公楚申邑之

為邑 許之 尹巫臣即屈巫

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是以有田賦出兵 歸於亡 則申呂

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

田出賦以禦北 晉鄭二國必由此 不以申呂之

方而二邑壞矣 而侵及楚之漢地 邑賞子重

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

怨巫臣子反欲取夏 上聲 姬巫臣止之遂取

而取夏姬 遂逃于晉 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 音公 王即位子重子

反殺巫臣之族子闔 音鹽 子蕩及清尹弗忘

以夏姬故 先將二子 三人皆巫

及襄老之子黑要 一遙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

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 音疲 分子蕩之室

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 唯季

子重 子反 護應指其謬言 貪憚指其分室 而反殺巫

子重 子反 護應指其謬言 貪憚指其分室 而反殺巫

子重 子反 護應指其謬言 貪憚指其分室 而反殺巫

子重 子反 護應指其謬言 貪憚指其分室 而反殺巫

子重 子反 護應指其謬言 貪憚指其分室 而反殺巫

子重 子反 護應指其謬言 貪憚指其分室 而反殺巫

子重 子反 護應指其謬言 貪憚指其分室 而反殺巫

子重 子反 護應指其謬言 貪憚指其分室 而反殺巫

子重 子反 護應指其謬言 貪憚指其分室 而反殺巫

子重 子反 護應指其謬言 貪憚指其分室 而反殺巫

子重 子反 護應指其謬言 貪憚指其分室 而反殺巫

子重 子反 護應指其謬言 貪憚指其分室 而反殺巫

一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憚 力舍 事君而多殺

成公上 三四 由工書

成公上 三四 由工書

成公上 三四 由工書

成公上 三四 由工書

成公上 三四 由工書

韓友一曰此時晉強吳弱唯吳可以弊楚申公

乃實有所見故舍已伯

之晉而教未離混沌之

吳也申公謀之于前伍

員繼之于後皆以報其

積怨而楚幾亡皆楚人

為之亦楚之君臣自造

之也

以下細細摹寫一氣急

讀儼有數萬甲兵跳躍

紙上

連寫三教字三伐字三

奔命字皆是極寫巫臣

怨毒無所不至真傳神

之筆

七奔命結過罷於奔命

本旨下文起勢結通與

一筆亦所以完下半篇

之主腦也而楚之奔命

無已時矣寫得筆有餘

酣妙甚

本為吳入州來作傳宜

以吳為主然通吳始大

全係巫臣調度故除前

半原敘外後半起訖着

筆通吳還題正位中間

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

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

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

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

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

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

入州來子重自鄧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

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

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我必使汝二人疲勞於奔走救邊之急以死

巫臣請於晉君欲出使於吳

景侯許之

吳子壽夢喜悅晉使之來

吳晉於是通好先是吳自

去声

安於固陋不與中國通至是巫臣欲借吳困楚乃通吳於晉

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

人與吳令吳習之

射御車乘戰陳先是吳皆未嘗有故巫臣教之

音悅

吳嘗屬楚故巫臣教

之叛

狐庸巫臣之子

音救

直觀

巢徐皆楚屬國

救巢徐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

吳人一歲之間七為楚害故二

因伐鄧而行

取以屬亡

上國中夏之國也

王或庵曰前半詳鍊後半精雄敘楚所由衰不可不詳然不鍊或失之冗敘吳所由興不可不雄然不精則失之肆此文可謂兼矣

周聘侯曰荆楚薦食上國齊桓晉文且無如之何一巫臣足以病之有餘者用是知怨毒之於人烈也小小仇隙而荼毒若此人安得不致死以報我遺二子

成公上

三五

由江書屋

由江書屋

巢

吳楚開小國盧江
六縣有居巢城今
江南廬州府巢湖
即古居巢城陷處
嬴姓國今江南鳳
陽府泗州北八十
里有徐偃王城

徐

嬴姓國今江南鳳
陽府泗州北八十
里有徐偃王城

簡王
三年

八年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

魯復歸此
山於齊

齊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郟克戰勝今於齊曰反魯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辭也歸之于者易辭也

為國以禮者何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此篇三層作兩截讀前段正論其事以二命句為主後段兩引詩一是跟今有二命作申說一是跟長有諸侯作掉尾相承一片極正之理極婉之辭章法呼應又極完密至文也

上截已極言二命之失然終未甚痛切忽拈詩二三其德反復復批駁盡情此是一層翻作兩層法唯前半善斷故轉令後半出色耳

錢之飲之酒
私與韓穿
以遂行也
言之曰

言大國凡事制合宜
之義以為諸侯盟主
起信

○從義引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

提出諸侯為
立言之主

不敢有攜
貳之心

二年晉君謂汶陽
之田為齊所取者

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

本魯之
舊地也

○王云謂字四
語成案劃然

晉君心懷不服於是
伐齊而敗齊師於鞏

齊人求成晉遂使
齊歸我魯舊地

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

今晉君復使汝來命我
魯曰仍歸其田于齊

○二命是
罪案

夫言必有信然後
可以行其大義

信而合義然後
可以成就君命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

大國有信有義則小國
之所仰望而懷服也

今既子而復奪
是言已不信矣

信不合義而命
亦無能成立矣

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

提出前言使其反而自愧亦方令二命有根也

只一三其德凡作三番

一倒影快無比既以兩

二三相接又以兩霸王

相接生姿作態絕世文

情

末引詩本不與上平對

然亦重遠猶字作擷籤

與上節相配上節筆意

亦得此伴說更濃與裏

前半又極圓足熟此免

於枯筆渴墨之苦

首尾兩私字見不為魯

諷全為晉謀也

盼合觀全篇局勢前以

制義無貳大綱一總提

起疾引出歸田二命之

非見晉實有過矣又將

無信別醒不義諸侯之

貳晉自取之也田不可

復歸正而已完若再從

信義上翻駁便瑣屑厭

聽矣妙想到士女之詩

使四方諸侯聞之無不以為

失所望皆解體而叛也

衛風氓 婦人作詩以怨丈夫言婦人之

事夫不敢過差爽差也而丈夫

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二

反不一其所 丈夫所行之 而二三

行乃有他志 事無有窮極 其德也

其行 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 七年之中 一

始則取田歸魯 其二三其德也孰甚焉文子

今復奪而歸齊 引詩以女喻魯以士喻晉也

婦人猶有怨心而致喪失其

子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 去吉 妃

仇儷之 何况晉為諸

配耦 侯之霸主哉

耦 而况霸主 霸主將德是以 而二三之

何以長有諸侯乎 詩曰 猶之未遠 是用大

簡 行父懼晉之不遠 猶而失諸侯也 是以

敢私言之

我是以敢私 按歸汝陽之田後諸侯果貳於晉晉侯懼明年

與子言之 會諸侯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則文子之言驗矣

王或庵曰詞命之要一曰折以理一曰動以情一曰懼以勢理有是非確指其

是非而彼自屈情有順逆顯言其順逆而彼又屈勢有利害深明其利害而彼

不擊節稱快者

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莊姬趙盾之子朔之妻也與趙嬰私通嬰趙盾同括之弟也 趙二子於五年同括怒其淫姪婦遂放逐嬰於齊姬因是怨恨二子 景公之前

晉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

原即同屏即括將 欲作亂於國也 有欒卻二氏可以為徵 證也時二氏亦惡同括

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

武趙朔之子姬所生也姬晉成 公女故武從之養於宮中也 滅趙氏以趙氏之 田與大夫祁奚

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

成季趙 衰也 宜孟趙 盾也

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宜孟之忠而

今滅之而 自此為善者皆以趙 氏為戒而恐懼矣 令善也言夏禹 商湯周文武

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

皆傳世至數百年以 長保上天之福祿者 其中豈無邪僻 之君嗣其位 而亦能保守弗失 者賴先王之厚德

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

以免上天 康誥 悔慢也無妻曰鰥無夫曰 寡書言文王能敬恤鰥寡 厥欲景公恤趙孤意

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

景公乃立趙武為後以所 賜祁奚之田復歸趙氏

立武而反其田焉

據史記下宮之難發自 屠岸賈此則莊姬自作 之惡矣若非韓厥趙氏 其不血食也夫

有提筆便見同括之死 是冤獄即不當併累成 宣卻又着欒卻一筆知 此時措辭亦大費周折 矣韓厥妙在不言同括 受冤而但言成宣不可 無後又看他借賓形主 輕輕將豈無辟王一跌 便令原屏一邊躍然意 表真如嚼哀家梨鬆快 無比而運筆亦頓宕多 姿

八年 晉侯使巫臣如吳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

明是頹敗不堪而主人方池詭自若也于是替他發急接連幾轉指點利害機警非常此無他莒城近楚唯恐其為仇得耳故咨嗟而丁寧之

邱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

渠邱公莒子朱也池上城池也渠邱邑名 誰有思併我國之地 之圖虞度也 言狡獪之人思欲開啓其封疆疆土以利益本國之社稷

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

我與渠邱公立於池上此句文義必有闕誤蓋渠邱莒邑名公即莒子也如何可以聯得

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

兩唯字緊相呼應有刻不可緩光景

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

合莒亦當虞夫或有狡焉思啓封疆者或有縱其暴虐以淫掠者而設備之 匹夫之勇而且重關以待暴客况一國之大乎

九年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齊頃公卒子環立是為靈公 伯姬歸嫁于宋已三月矣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

文子致女而歸復命成公以享禮勞之 詩大雅韓奕之五章言厥父嫁女于韓侯為女

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

勤字先君字起訖兩遍只用一順一倒筆法兩賦詩以五章卒章相對而一出入照應并井小文亦審密乃爾

先君嗣君未亡人接連
三層亦自打點周到不
費辭仍迴復先君一筆
作轉束簡古無雙

墓寫愛女神情栩栩欲
活

言文子勤勞辱往宋國是不忘先君宣
公以及嗣君成公蓋伯姬宣公之女也
凡婦人夫死自
稱爲未亡人
言先君亦望文
子之若此也

忘先君以及嗣君施言異及未亡人先君猶
敢再拜以謝
大夫之重勤

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
言得
亡意

章而入
七年楚子重伐鄭鄭人囚即公鍾儀獻
諸晉晉人囚諸軍府至是以禮釋之

九年
晉侯以禮釋楚囚

南冠楚
繫拘
冠也
囚也

此篇亦前敘後斷格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

晉自歸田盟貳以來有
自危之心欲與楚求成
若無機會因想到鍾儀
可通線索故軍府有意
而觀南冠有意而問遠
脫而弔之何其親也急
欲問王不好突然遠遠
問其族又問其能且使
之琴而後問王道其自
謝不知而固問之意可
想也范文子尤是心領
神會使極口稱贊極力
懇懇竟使合晉楚之成
和盤托出矣文於前半
逐步細寫後半一氣頂
接前則文情極濃後則
文氣極厚合之如層巒
疊嶂非復一覽可盡是
爲奇文大文

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
景公又召
而弔慰之
鍾儀再
拜而謝
景公問其
世族何官
稅解
放也

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
冷人樂
言汝亦能
在樂乎
鍾儀言我既世
世爲冷人之職

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
即當守職敢
更別學他事
公使以琴
與鍾儀
楚在南方故鼓
操南方之音
問楚君爲
人何如

敢有一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
言我冷官小人也
足以知君王之德

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

不言為君反言為天子
不言用人行政反言敬
師保妙甚

言我共王為
天子之時

有師保奉
而教訓之

嬰齊令尹子重名則司馬
子反名胡則適子重之所

其為天子也師保奉上声之以朝于嬰齊而

夕則適子反之所蓋
言其能尊敬師保也

我之所知如此而
已並不知其他事

景公以鍾儀問
對之事告士燮

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去声范文子。文子

總斷一筆
對前小人

是不違背祖
父之本業也

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

是不遺亡生
長之舊俗也

捨其君之近事而遠稱其少時
以永性所自然是私其君也

直斥子重子
反二卿之名

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名其二

以對是尊
晉君也

有親親
之仁也

有安土
之信也

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

有盡己
之忠也

有臨事
之敏也

既有愛親之仁
以接應事物

而又有安土之
信以守其事

有無私之
忠以成就

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

其

有敏達之材
以行其事

有此四德雖遇
大事必能有成

勸景公釋歸楚
囚蓋何不也

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

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一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

鍾儀奉晉命而
歸故楚報之

使。請修好。去声結成。

使。請修好。去声結成。

全神注此一結將君心
事一語道出

按晉侯鍾儀文子三人
所言雖各不侔而求成
意旨三人俱已猜透只
在語言中隱躍留餘地
以作轉身計耳

九年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

人入鄆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

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莒人囚楚

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

此篇亦是前案後斷而斷又分兩層先以無備正結重又引詩極言備之不可已以反結之恰好分應不備備豫兩句其呼應段落有天然之妙

渠邱

莒邑名漢北海安邱縣孟康曰古渠邱也晉

地道記曰安邱有渠邱亭今屬山東青州府○按此益信渠邱公句之誤

看來上截分寫兩城惡皆以無備故也一句總音運結下截分寫無備不可已而以罪大善大四句總提聯之便成兩頭分中閉合章法重規疊矩匠巧無窮

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

是月十八日

鄆亦莒邑楚又克而入之

終巫臣之言

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

自取滅亡 豫為之備恐有 故為罪大 不可虞度之禍

恃其僻陋 而不設備 居安思危 故為善大

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

澆周匝也辰日也澆辰蓋謂自戊申至庚申周十二日也

渠邱莒鄆三城

陋而不修城郭澆辰之間而楚克其三

逸詩也

絲可以為帛 菅蒯皆草名言雖有絲麻可以為布 麻而菅蒯亦不可棄也

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

姬姜皆本國之蕙華比賤陋之人言雖有美女亦不可棄賤陋之人君子在亦有賤位之人乏之時

雖有姬姜無棄蕉伐遙華反在醉凡百君子莫不

須得人承代皆可董之以備不虞

代價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齊靈公晉景公卒于州元年蒲立是為厲公

簡王五年十年

丙午晉侯孺卒

大厲大鬼也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膺胸也搏擊也踊躍也以手擊胸而踊躍也

此亦類敘格也左氏好奇因夢奇遂以夢成章然裁切實兩段段有法始也因夢而病繼復病變為夢未更附以因夢而死者妙以巫醫穿插

生色巫則食新獻麥呼應在中間而二豎與大厲相映小臣負公登天又與壞門請帝相映事幻而文更奇

一篇凡三寫夢兆看來以中段為主夢不可知而醫實有理前一夢是引筆末一夢是帶筆構局最輕重有法

厲蓋趙氏之祖也八年晉殺我已訴於上帝得趙同趙括不以罪故曰不義請命而雪冤矣

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

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

桑田晉邑名召巫言鬼怒巫以占鬼神如公所夢

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

秦桓公使醫人名緩者治之

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

景公又夢所患之疾化形為二豎子

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

以人而論則在賤而醫

貴以理而論則巫短而

醫長故巫言如夢醫言

亦如夢而詳略迥別以

醫當聽而巫可殺也小

臣則因其夢而用之亦

如其人而用之斯已矣

傳虛幻事亦然有針線

豈比痴人前說夢耶

相其體製分明以巫兜

裏醫事在中而以登天

請帝首尾相映成章法

如花之有齒香也類彼

賓主唯此最整而圓矣

按愚想晉侯之疾大抵

由虛而轉痢也夢大厲

時是瘧疾發熱耳夢三

登入腹則轉為痢矣故

有將食即張之累陷而

卒亦是久瀉則元氣下

陷耳非必陷於廁中也

若云陷廁豈有南面稱

君者而其廁竟不堅固

乎決無是理此愚見想

當然耳未知皆當平否

只作夢話可也

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其一豎

言我二人當避於心下

雖良醫無

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

攻與也言不

達針也言不

言用藥藥力

實不可

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

公以醫言與夢

乃以厚禮待

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

甸人主治公田

饋人主治飲食

召前日占

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

示以麥而殺之

公將食麥

公遂起

竟陷落於

晉之

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

有一人早晨作夢夢

及本日

景公死於廁而作夢之小

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

因其夢驗遂

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

遂以為殉

以之殉公葬

以晨夢見禍同一寃也

簡王六年 晉厲公元年 十一年

晉侯使卻孳來聘己丑及卻孳盟

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 聲伯之母叔肸之妻 穆姜直魯夫人 叔肸適公母

卻孳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

昆弟之妻相謂為妯 穆姜嫌其不以聘也 出者送歸 母家也

吾不以妾為妯生聲伯而出之嫁於

詳子切又 相更切 管于奚 以其母仍歸 遂死 其前夫之子

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

施氏繼也奪施氏終也

誓施氏其事皆起於聲伯此相因者也以相因而相似以相似而相反左氏見有比事之事遂攝為屬辭之辭蓋以閒心運此妙腕也亦太自喜矣

看來只是因卻孳來聘求婦一節因要其始終而言之上下是追原前事下是倒拏後事亦以中開作兩頭肯綮也處處不離此法

左翼云不曰叔肸之妻而曰聲伯之母為後奪施氏婦張本也

外弟者管子奚之子 聲伯薦為魯大夫

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卻

來聘 於魯 卻孳為其子 求親於聲伯

孳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

其外妹謂其 麗並耦也言鳥獸尚不肯失卻配耦何況於人 今他人欲奪我 子將若何

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

言不與卻孳必怒 己以致死亡之禍 遂從卻 孳如晉 答曰 孝叔

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

聲孳縱所 自此以下皆傳終言施 送歸婦人 逆迎也迎婦 施氏遂沈 以亡也 氏婦事非在今年事 還施氏 入于河下 溺其二子

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

王或庵曰陡然起不知其何來營然過不知其何往杳然去不知其何終皆文家勝境此傳只敘得卻孽來聘且位盟一句即陡起曰聲伯之母不聘石破天驚不知其何自來也蓋敘聲伯之母所以敘施氏之婦敘施氏之婦所以敘卻孽之淫注謂傳言卻孽淫縱所以亡此作者意耳而離奇莫測提筆之妙如此

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已音紀 庇蔭也仇儷猶配耦也言又音以 孝叔有妻而為人所奪儷而亡之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今又不能撫字他人之孤 子而反沈溺諸河以殺之 前不義後不慈為人如此無以善其終

施氏途誓不與 施氏為婦

吳氏徵曰晉景公卒成公旋往奔喪可謂謹於事大矣而晉不禮之止之使途葬以大辱矣途葬畢又不使歸公遂請受盟以明其非貳故於三月而後得歸纜及國而卻孽已至豈誠心行聘也直欲迫公使盟爾○去年公留晉凡九月晉人以公貳於楚故止公今以卻孽來聘而盟是以公而敵夫夫其辱為何如故聖人沒公不書

起首一句便是書法晉卻至也而敢與周爭且以為吾故不知先有卻而後有周耶抑先有周而後有卻也文開口提出周字諸侯字次排敘司寇文公下及狐陽處之卻氏故乎否乎篇中昔字先字後字字字與故字對針以王官對吾字以得字對失字而敘以晉侯使卻至勿敢爭想晉在周亦不敢爭况

郟田河內懷縣西十一里有郟人亭年今在河南懷慶府武陟縣

晉卻至與周爭郟田不見經

晉卻至與周爭郟田音侯字林 別邑 郟田温田王命劉康公單

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温是我 郟氏舊邑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使諸侯各撫有其封內之土地

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檀周 温亦在 河內

蘇忿生武王時司寇蘇公也食采于温

成公上

四十六 曲王書屋

爾卻氏也是一篇極有
機鋒文字

彼以為故吾即連與其
故以破之持矛刺盾爽
儘殺人

檀今在懷
慶府

事在僖
十年

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去声文公而

事在僖一 狐溱陽處父
十五年 先食温地

後而又後非卻
氏故邑可知

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

若欲正其舊所有則温
為王官所守之舊邑

子安得指為
卻氏故物乎

周云可知卻氏
之爭晉侯縱之

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

至勿敢爭。

左翼周者何天王也不言與周何人爭而云與周爭是欲爭天王之田也以時
臣而與天王爭貪暴已極故王命劉單訟諸晉也周不封晉晉何緣有田周不
賜晉晉何得有温温不屬晉卻氏何緣有温温則屬晉卻氏亦非先有温因他
一故字故言在周之故與在晉之故以破之其實御田與温田各有限段御田

屬周不屬晉卻氏不當與爭也周既以温賜晉矣豈以卻氏得田在狐陽後而
欲復奪以為王官之守乎詞鋒凌厲犀利真當與管相為異曲同工

秦晉交兵不和至是始
約為合狐之會而講平

年十一 秦晉合狐之會

秦桓公
見晉侯

秦晉為成將會于合狐晉侯先至焉秦伯

先至遂疑
不肯過河

王城 史顯秦
秦地 大夫

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顯若果盟晉侯于

土

河東晉卻驩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

將會合狐先點明會所
一筆次于王城不是會
所亦還他一箇地頭下
河東河西正與合狐王
城兩兩相對為下始之
不從伏案曰先至曰不
肯而秦之無信固不待
既歸而知其背耳

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

今始約會 其何以 而成信乎

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簡王 七年 十二年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 地闕

宋華元既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

聞楚人既許晉糴糴徒用 反莜音吹又音 伐音旃成而使歸復

糴棧晉大夫 十年聘於楚

糴棧歸復楚 許成之命

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

二人楚 大夫

楚公子罷音疲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有蓄害危難 則同心拯恤

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蓄危

左翼云晉楚構難諸侯皆不得安自范文子倡議禮鐘儀歸使求成子楚羅夜往求通命華元因之克合楚晉之成南北諸侯自是可以用息肩無事矣楚以求成在晉無禮食言暴陸武城卒釀鄢陵之敗俾隊其師無克胙國明神其可欺乎盟宋西門不書存中國德無信也會于瑣澤

而亦不書以其叛服不常故削之云

有凶荒患害則備力救授

若諸侯有害楚者晉則與兵伐之

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

○上四句是同惡下四句是同好

連塞諸侯有不協和者有不朝則同謀而處之王庭者

如之交賁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

則聲罪以討之

也

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

聽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

二國又合諸侯以申好

以晉楚既成之故

昨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十二年 晉卻至如楚聘 經不書

通篇總寫楚之無禮地

縣金奏是無禮之事

矢加遺見無禮之言而

言又從事上生出故前

一番往復以論事後

番往復便輕帶事重論

言亂之道也順收言吾

子主也倒收事末以無

禮能何說而事與言皆

在其中凡文有頭緒岐

出者不可不熟講於側

注雙承單提渾結之法

也

撥驚走的是滿腔恐懼

不意倉卒中忽發出滿

口恭敬話求其待小人

晉楚既成好故晉使卻至往楚修聘

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

鑿地爲室而懸鐘磬焉

爲地

言當八而

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

言當八而

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

而推施恩惠於我下臣

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

音異

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

音異

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

音異

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

司馬子反相禮

方將登堂受享

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

子反邀卻至入日日已晚矣

音暮

言楚君不忘我晉景公之和好

言當八而

又重加以聲樂之完備

重之以備樂如

音九

重之以備樂如

音九

重之以備樂如

音九

重之以備樂如

奈子反一時轉脚不得只好將錯就錯急忙順接容語掉出一矢加遺話來仍是還他一箇戲弄究竟未必有心而孰意射王中目之機乃預兆於此矣出言行事之不可不慎重也如斯乎

○單擒此句得開而入生出下文無限議論不然則觀止矣即有辭令亦必勤襲雷同耳奚取焉

設若天福二國

使兩君以和好相見

則所備之樂又何以加此

所以下臣不敢當而走出也此是卻至飾辭以釋其驚走

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

之意也

言晉楚皆大國不肯相朝惟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不過以一矢相加遺耳

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

安用此備樂為也

○再複說一遍較前更見幽莽宜乎有郢陵之敗而辱國以隕身也

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

言若二國以相責之言而以一矢加遺

兵戈擗攘此乃禍患之大者

豈得謂為上天之福哉

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

夫天下治一開安之時也有法

諸侯當王事閉暇之時則相朝見以修私好

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

○按卻至受了地室一驚心下已十分着惱不好發洩原借他一矢相遺之非便責他享宴無禮

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

共儉也

○宴有折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惠也

禮以治躬故恭儉可以行禮

政在養民故慈惠可以布政

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

政之所布皆由吾身之禮而成

則民皆安靜和樂而知生養休息也

百官承理朝政

國泰民安故但有早朝而無夕見

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

○初看扞城其民句似與上文宴享格不相入細思國君有恭儉慈惠則諸侯相與皆禮讓而

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

周南免

起趙武貌干扞也言趙趙雄武之夫與公侯共捍城其民也

及至天下危亂之時

詩曰起起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

無征伐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矣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禮豈非民之扞城乎蓋卻至欲將子反比作亂世武夫故特尋此故事作轉捩耳然亦費盡打點全得下文將武夫反正駁辨古致歷落庶幾聯絡有情矣若子反無一矢相遺之言則公侯武夫亦贅癩耳有何趣味

再總一筆令兩詩貫串而意亦透足

好財曰貪 侵奪嗜慾 盡利曰冒 無所顧忌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相侵伐以盡殺其民○對上民是以息

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

略取也取武夫以為己之腹心股肱爪牙使之侵奪鄰國以搏噬也

此以治世之詩以證亂世之事言詩

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

言公侯取武夫所以制己之腹心也非取武夫為己心腹以害鄰國也

結上兩節之意 言天下有道

則公侯能外為其民人扞蔽城郭以禦外患

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

而內有以自制其腹心使嗜慾不滋

世亂則反乎制己之腹心者而為己之腹心以害鄰國也

卻至言子反一矢相遺之言乃是亂

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

則反之之道也

舍治道而言亂道誠不可以為法則

然今日享禮之事汝子反乃主人也

卻至自稱其名言我敢不從主人之命

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

卻至遂入而終享事○收上兩入字

卻至歸以享事及子反之言告之於士燮

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

待聘使無禮必至背盟夏五月瑣澤之盟曰凡晉楚無相加戎

言背盟則必至有戰爭之事故曰吾死無日矣

○罷音疲下同

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

報卻至也

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

晉地名

盟于赤棘

搆無禮二字斷案收結全篇亦不必拘泥前禮樂并言後從禮單遞到樂又從樂單轉到禮從禮單遞到言又從言仍歸到禮諸解

